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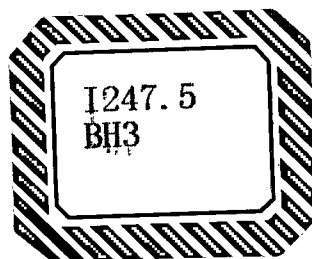
百合●著

绝症机关丽人的旷世婚外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西安绝恋

百合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绝恋/百合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12

(田野文丛)

ISBN 7-5059-5023-1

I.西… II.百…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325688 号

书 名	西安绝恋
作 者	百 合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向 群
印 刷	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20 印张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023-1
定 价	28.00 元

内容简介

年轻漂亮的杨文瑾得了极其罕见的 ABhm 型类孟买血型白血病，狭隘自私的丈夫史建群从此与她断绝了夫妻恩爱和肌肤相接并与下属睡到了一起，使杨文瑾饱尝了无爱婚姻的折磨。

打工仔刘仁清因为父亲对他的早期教育和他与生俱来的灵秀性格，使他具备了较丰富的文学修养。父亲去世后，十四岁的他便辍学踏上了打工求生的历程。十八岁入赘到吴双双家后，挑起了吴家生活的重担，并拼命挣了两万多块钱，为家里盖起了一座不俗的小楼。为了使家里成为村里的富裕户，他提出了科学种植和科学养殖计划，无奈却遭到了吴家上下的反对。其实，吴家反对的并不是他的致富计划不可行，而是他的上门女婿的身份不应该做了吴家的主！不得已的情况下，刘仁清只得携妻吴双双跟着吴西平到西安以卖菜为生。

一次极偶然的的机会，刘仁清救起了昏倒的杨文瑾。从此刘仁清找到了爱他的女人，杨文瑾遇见了在乎她的男人，两个人轰轰烈烈地爱了。他们在“蜗居”里共同缔造了伊甸园里的灵与肉的大胆结合，杨文瑾的肌肤不再饥渴。

正当他们畅游爱河、尽情地吮吸着情爱甘露的时候，刘仁清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吴双双怕被传染，把刘仁清弃在一个背街的小屋里。杨文瑾知道后，每日去照顾病中的刘仁清，他们开始了没有性的感情交往。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吴双双赶到小屋里大吵大闹，使杨文瑾第一次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她选择了离开。

在杨文瑾匆匆离开西安的途中，巧遇了酷似刘仁清的打工仔小黄，使她忍不住走了回头路，回到古城和刘仁清重温旧好。这时的刘仁清已被吴双双的乡亲用暴力驱出家门，杨文瑾、刘仁清在蜗居正式开始了他们无性的生活。过怕了没钱的日子的刘仁清，坚持要出去挣钱，因此他离开杨文瑾去了广东。

在杨文瑾心里，只想跟刘仁清好，而不想影响他们的家庭。然而，这个愿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儿子鑫鑫因遭史建群的暴力出走，她强迫自己断绝了和刘仁清的来往，并且，像《塔里的女人》一样封冻了自己。

在她当着吴西平一伙的面被史建群毒打，又被史建群弃在医院之后，刘仁清经历了千难万险来到医院，对她说：“我去买一只小小的乌鸡，炖上两小碗汤，你一碗，我一碗，咱们俩一块儿喝，你看怎么样？”时，她的感觉又回到了“蜗居”，她那被封冻的心又苏醒了。

她死而复生之后，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们远走藏区，后因杨文瑾无法适应藏地的高海拔，他们又转道太行山区做了民办教师。在经历了种种感情的考验和历练之后，

他们决定组成一个家。

既是领导干部,又是他们的好朋友的张建文提醒他们:“任何感情和婚姻都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你们各自现有的婚姻是不容忽视的,首当其冲要解决好的问题。你们妥善处理好之后,才能有谈婚论家的资格。”

于是,他们双双离开太行山区,准备回各自的家去跟自己的另一半了结婚姻关系。不料,他们刚出太行山,刘仁清就被妻家的人绑了回去;杨文瑾回到西安后,被丈夫史建群野蛮地拒之门外。

最终,杨文瑾病死在西安,刘仁清被迫害死于故乡。

目 录

- 内容简介//(1)
- 1.伊甸园罍粟花开//(1)
- 2.放逐伊甸园//(17)
- 3.孔雀东南飞//(39)
- 4.塔里的女人//(63)
- 5.除夕夜的流浪汉//(71)
- 6.找回伊甸园//(79)
- 7.重修伊甸园//(103)
- 8.客人朋友之入乡//(128)
- 9.客人朋友之随俗//(150)
- 10.走吧,走吧//(171)
- 11.上山难下山亦难//(186)
- 12.情变太行山//(210)
- 13.太行山炼狱//(229)
- 14.峰回路转//(252)
- 15.断翅的蝶你还飞吗//(278)
- 16.雪飞蝶舞//(309)
- 后记//(311)

1. 伊甸园罍粟花开

等待死亡，是杨文瑾唯一的出路。

疼！骨头像断了茬的茬口锯绞着疼，头也炸开般疼。越是夜深越是疼得剜心。杨文瑾疼得口鼻撒着凉气，沉着声音对熟睡的丈夫说：建群，我疼！疼！

史建群睡意蒙眬翻了个身，含混不清地说：吃药！

杨文瑾看他又鼾声四起，想流出来的眼泪改道流进肚里。

对漂亮的杨文瑾来说，痛苦的不是她得了绝症，而是她的丈夫已不再把她当回事。

一轮圆月贴在阳台的落地窗上。杨文瑾少妇般的花样年华惨白地开在月光里。她心如止水的心从来都没有月圆的时候。

按说，她的婚姻很美满：她和丈夫事业比翼，公婆视她为亲女；年纪轻轻，儿子已长成翩翩少年；还有 148 平米三室两厅两卫的豪宅和尼桑轿车。

好像她有些不知好歹，心里的缺憾总像箭镞噌噌地往外冒：婚后，她就像弃在门后被人永远想不起的笄帚。

在杨文瑾的世界里，对家的付出只是她情感的基本需要，她并不奢望得到更圆满的结果。曾是北大才女的她哀伤地在繁杂的劳作中坚守着自己最后的人格。在残缺的背景中涂鸦着真诚。

得病前，她曾怀疑过自己的婚姻。

贴心好朋友薛盈盈说：文瑾呀，这都怪你咎由自取。

她心疼的心里直打鼓：为啥？

薛盈盈总是那么靓丽漂亮，那么果敢那么能释放自己。她伸指头在杨文瑾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傻了你呀，你大包大揽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你哪儿给史建群表现的机会了？

脑筋不开化的杨文瑾就是想不通这个理：难道我多干活多操心的结果就是多收获了罪孽？

薛盈盈拍拍她的肩，神情世故地说：想想吧，你太嫩了傻丫头！

什么什么，我都提干了我嫩啥嫩？！我不傻！

薛盈盈说：相信我吧，男人是会被惯坏的！

杨文瑾结婚时对史建群说：你将来可以不对我好，但你一定要保证对我爸我妈和我弟妹好。史建群说：没问题。她又说：至于结婚的形式和地点、花多少钱甚至不花钱都随你。

她的结婚条件看起来像是有问题，好像史建群不是在跟她结婚，而是跟她的家人结婚一样。其实这也是她的自信：她不相信丈夫会不爱她。因为任何一个男人爱妻子的家人的前提必定是钟爱自己的妻。

杨文瑾的身体素质优良，婚后十多年的生活也平稳、安逸。

97年，她胸闷胸痛连续晕倒了数次。经西北五省专家会诊：她得了绝症——白血病晚期。

她不想赖活着，就想死。她跪在地板上哭啊哭，哭了三天三夜，不哭了。她跑到专家办公室，问：我是不是要死了？

专家在她脸上盯了几秒，说：也不一定。

那就是说也可能会死，是不是？

哦……

我还有多长时间？

最少有几个月……

最多呢？

如果情况好……几年。

咋样情况会好？

靠你自己。

她心里发狠：我和你拼了，白血病！

她开始讲究起梳洗打扮了。虽然她不善于涂脂抹粉，但她不管病情多重，总是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就是病危的时候，只要她神智清楚，就要陪人帮她梳洗干净，晚上漱口也不放弃。

病友问她：干嘛要这么费事？反正病了又没有人看。

她说：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像个人样儿！

她头晕时总觉自己在飘。她不想让人看出来，就拼命校正着飘摇的步子，尽可能把路走直。她成了医院里最不像病人的病人。死神也怕了她这头犟头“杨”，身子一侧把她让过去，她竟上岗工作了。

98年上海血液中心鉴定杨文瑾是极其罕见的ABhm型类孟买血型。这种血型在中国（包括港澳台）不到三十例。血液配对只能是幻想。她体内的白血病细胞对所用化疗药物不敏感并具有抵抗性。致使她对常规诱导化疗无效。她的病情又有所抬头。

冬天，新疆山口和外蒙的寒流，黄河决堤般轮番泼向古城。酷寒导致了杨文瑾锯骨般的疼痛。谁也没想到止痛药在这个要命的时候脱销。持续十多天的巨疼，使杨文

瑾的生活浓缩成了一个字：疼。她日日走阎王殿，夜夜过鬼门关。

她蜷缩着哀吟：建群，我疼。

史建群猛地掀被子翻身坐起：你是不是想住院？□！我大不了今晚不睡了！走！去医院！

她勾着身子哭：我都要疼死了！

你疼死了？！咱俩他妈的还不知道谁先死呢！说不定我一出门就让车轧死——我死你前头了呢！下床！拿上你住院的东西，去医院！

她放声大哭：你睡吧！对不起，你睡吧！我不烦你了！

史建群翻了她一眼，咕哝：倒霉催的，神经病！倒头又睡。

她疼得弓着身子滚下床，颤颤巍巍摸到梳妆台前，仔细化了妆，装上工作证，出了门。

街上广告牌被风刮得呼啦啦乱响。雪片一簇簇团裹而下，一对对隐约能看见的昏黄色车灯南驰北往。

她不敢离城太近，怕小报记者嘴短舌长添油加醋。扎头往南走，她像裹满了极寒的冰的球体，滚到了雁塔十字，觉得离家太远了，又逆风朝回滚。冰体越滚越大，实在走不动了，她选了一处没有路灯，且马路上车灯照不到的角落，蜷缩在地下。

短短三十五年，她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放弃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今后将不用再逃避，也不用再怕了，即使满天的雨雪都融进她的身体，对她也没有关系！雪粒像砂枪打出的砂粒，嗖嗖打在她脸上，她已僵硬，不再觉痛，没了幽怨和忧伤，肢体随风雪片片撕裂飘零，尘封的哀伤也烟消云散……

……又是和史建群……在华山苍龙岭攀爬……写生……她双手的拇指和食指相向合框，对着太阳取景，光很强很耀眼，她奋力睁眼：又是一盏白炽灯！她吃力地环顾到熟悉的仪器和久违的白大褂，意识告诉她自己在总公司医院——没有死成！

她泪如泉涌。

梁医生说：别哭了，给你家打电话了，你爱人马上就到。

他果真在家睡觉没有理会我出走！

梁医生又说：以后别再晨练了啊，像这样昏倒多危险。

她心里疯喊着：我想死！你们知道不知道？

有哲人说：无论生活再怎么压抑，总会给人留有一条希望的缝。夹缝中的刘仁清，却在繁杂的菜场救起了晕倒的杨文瑾。

第一次亲见别人的昏倒，戏剧性的，又是这样的早春二月，林妹妹一样的人物，他似梦非梦，亦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处境。他在瞬间完成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而且做得出人意料地有序，并且正确。

刘仁清在菜场见过杨文瑾几次。他觉得厚厚的棉衣包裹下像谜一样的杨文瑾很顺眼，其它感觉还说不上，仅仅只是顺眼而已。

当晚，刘仁清和妻子吴双双去医院看杨文瑾。监护室所有仪器都开着，一盏白炽灯照在杨文瑾惨白的脸上。吴双双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女人的病确实很重。但长得还

不算太难看。

谢谢你！多亏你及时送她到医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史建群大步跨过来握住刘仁清的手。

举手之劳，算不上啥！直觉使刘仁清在这张英俊热情的面皮背面看到了一丝虚假。

脱离危险没有？他问。

没有，还要化疗。可她不同意！史建群表情很无奈。

为什么？！

我们单位规定，急救以外的医疗费要自己负担。她不愿意再浪费钱了。你们帮我劝劝她……

好，你放心吧！刘仁清涌出一份仗义。

哦，我还有个会，麻烦你们了，感谢了。史建群匆匆走了。

怎么？就这么走了？刘仁清讶异地看着史建群的背影。你老婆还在病危中，你还去开啥鸟会？这他妈的像两口子吗？他晚上会在这儿陪她吗？什么？她不愿意再浪费钱？根本是你不愿意！她现在动都动不得，你把钱给她交了，让医生给她用上药，不就结了？你他妈摆啥谱？刘仁清一肚子的愤怒不敢发出来。心里直叫着女人可怜！

杨文瑾懵懂地睁开眼，满脸疑惑：你们……？

就是他送你来医院的，要不你就危险了！护士解释。

刘仁清说：这是我媳妇。你好点了吧？

谢谢你！杨文瑾想抬手示意让他们坐，但抬不起来。

你别动，别动！刘仁清弯腰扶住她的手。她的手好轻，他觉得这手轻得让人承受不起。

吴双双脸阴了。刘仁清蓦地松手，不知所措。

你应该态度积极点，接受化疗。护士说。

对！说不定一化疗你就好了。刘仁清抢着说。

没用，你们不知道，花钱也是白搭。杨文瑾吃力说。

心动仪上显示的心率快而乱，杨文瑾脸上浸出汗珠。

疼得厉害？护士问。

嗯。

吴双双也不忍心了，拿起床头柜上的纱布给杨文瑾擦汗。

护士检查了给氧流量，说：你们回吧！得给她打止疼针。

往日倒头便睡的刘仁清，怎么也睡不着了。杨文瑾那张惨白的脸，在他的眼前总也抹不去。从不做梦的他这晚做梦了：他卖菜赚了很多钱，阿双分给了他一沓钱，他拿着钱交给医院……杨文瑾在菜市场买他的黄瓜，他说：不值钱，拿去吃吧！杨文瑾把钱塞给他。他说：不要钱，拿去吃吧！

吃么吃！天都要亮了，还不起来发菜！一声断喝，他蓦地清醒：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哪有黄瓜？哪有杨文瑾？！

他套上衣服，拉开门就往外冲……，哇！从头到脚湿了一大片，回身扯件雨披，滚

进瓢泼大雨里去。雨披无助地飘过了头顶，三轮车和两条腿在泥里陷来拔去。冻僵了躯体、灵魂被春寒撒落了一地。

操，这天。刘仁清抖了抖湿漉漉的身子，从三轮车上跳下来。

回来了？

回来了。

日他爹！这天怕是漏了吧？把老子泡死了！后面又有人骑三轮车回来，抹着脸骂天。

从蔬菜批发市场批发菜回来的人们互相打着招呼。

今天拿的么菜？有人问刘仁清。

黄瓜、西红柿、蘑菇、小青菜、葱。

怪不得擦得满一车。

阿清，悠着点儿吧，不要想屁股一撅，就拉出金元宝来。

小心挣了钱没命花！

挣个屁！老子屎都挣出来了，还不是穷得烧屁吃！刘仁清青白着脸说。

吓，脾气还不小呢！昨晚又受气了吧？

你老婆又没让你上，又把你掀到床底下了，是不？邻摊的又揭了他的老底。

你老婆才把你掀到床底下了！他闷头回击。

阿清，雨这么大，这会儿又没人来买菜，急着摆菜干么？先抽支烟暖和暖和再摆也不迟。

邻摊的走到他跟前，递了一支烟，向旁人眨了一下眼，问他：那你说说你们昨天晚上咋睡的？

咋睡的？还不是婆娘一头，我一头，屁股对屁股，脑壳对脚丫子呗！他像一枝刚发芽的枝条，被阿双的老乡们生拉硬扯地践踏在冻雨里。

哈！哈！还是没让你上？怪不得你在么鬼天里使憋劲！

刘仁清眼睛从里朝外殷湿了眼眶，喉咙也噎得难受，他站起来像抹脸上的雨水似的，手从额头向下巴抹了一把，说：日他爹，伞漏雨了，咋搞？他端着架势摆弄伞，往菜案上摆菜。

被众人取笑，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不管愿不愿意，几乎每天他都会有笑料提供给别人谈笑。他始终搞不明白他和妻之间床第之间的事情，别人是咋知道的。

被妻数落，被众人嘲弄，已成了刘仁清的全部生活。

吴双双原先的对象是她邻家的阿浩。他们青梅竹马，感情颇深；吴家姐妹三个，为延续一门香火，家里给她招婿时她已怀上阿浩的孩子。双双首选的夫君就是阿浩，阿浩也愿意。可阿浩家三代单传，阿浩妈以死相逼不许阿浩入赘吴家。

招了小她一岁的刘仁清上门来，她就觉得像招了个土鳖虫一样。尽管刘仁清上门后开出租给她家挣了两万多块钱，还盖起了一栋不俗的二层楼，她仍然觉得和他隔心隔肺隔肚皮。

反正家里没有男丁，田里的劳作离不开男人，就当雇个长工吧，管他呢！双双婚

后,阿浩一直未娶,既是左右邻家,就能经常见面。阿双就把和阿浩不定期的会面,当做她每天为之生活的目的,而她夫刘仁清只是她家的长工加摆设。

杨文瑾执意要请刘仁清一家来作客。

史建群喊:你疯了?神经了?你把盲流叫家来干嘛?!

杨文瑾说:我总的感谢一下人家吧?

打发几个钱就完了,根本没必要跟他们扯上关系!

杨文瑾说:就是给人家钱也得感谢人家。

史建群根本无法想象怎么能跟那些人同桌吃饭!他就骂:他妈的,救病人都是打出租或打120救护。骑哪门子三轮车?他们要不是想沾咱们,用得着那么忙乎吗?

杨文瑾的处事原则是有恩必报。她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不想昧良心。

她不仅是在今天才跟刘仁清这样层次的人打交道,六年之前,她就在一个病友病逝之后,开始资助养育这个病友的孩子,史建群为此也曾气急败坏过,他骂她是低档次,是农民胚子;她却感觉到一种崇高,一种人生的意义所在,她的祖父曾祖父和父辈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都是早年参加革命的革命者,现已幸存下来的都成了国家干部,成为了国家的栋梁。她的这种品质,也许是她挣脱不开的杨氏家族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传统了,更是一种对世俗的反叛。

史建群赌气带着儿子和父亲出去吃饭,她单独请了刘仁清一家。

这天刘仁清的堂哥和吴双双的妹妹吴双玲也从老家来到西安,也就随了刘仁清夫妇来杨文瑾家做客。

杨文瑾已脱掉冬装,上身穿一件黑色的质地尚好的短皮空姐装,下身穿一条怀旧牛仔褲,脚蹬一双旅游鞋。齐腰的长发很顺滑地披在身后,脸色虽显苍白,但乍一看她的精神头,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个刚经历过病危的病人。

晚餐是三凉四热,即六菜一汤。席间,吴双双喝露露,刘仁清和堂哥喝白酒,吴双玲喝啤酒。堂哥也劝着杨文瑾喝酒。杨文瑾给自己倒了半杯啤酒。

刘仁清抢过杯子,一口喝了。说:她有病,不能喝酒!

吴双双的脸就沉了。

杨文瑾不愿说自己有病,忙解释:别听他瞎说,我好好的。

堂哥说:我看你也不像有病。但随即又问:你有啥病?

刘仁清又给自己灌了一杯酒说:她的病不能治!

堂哥说:不会吧?!

杨文瑾赶紧转话题。她问堂哥:你是他们俩谁的哥哥?又转问吴双玲:你又是他们俩谁的妹妹?

吴双玲指着吴双双说:我是她的妹妹。

堂哥指着刘仁清说:我是他的哥哥。但他现在跟我不一个姓了。

杨文瑾问:为什么?

刘仁清指着吴双双说:因为我现在跟了她家。

杨文瑾拍着吴双双开玩笑说:原来是你娶了他呀!

好不容易，吴双双也笑了。晚宴才稍稍有了点气氛。

聊着、吃着，客人都醉意朦胧了，吴双双说：别喝了！

杨文瑾倒了茶，把客人请到客厅看电视。自己去收拾碗筷。

刘仁清跟到了厨房，倚着洗碗池，红着脸对着杨文瑾忘情地说：要不是我亲手把你送进医院，我真不相信你有病！

杨文瑾浅笑一下，继续洗碗。

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刘仁清想哭。他酒喝得太多了。

吴双双冲进厨房扯住刘仁清：走！像么样子！明天得早起！

吴双双两口子没打招呼就扯开大门走了。吴双玲也跟出门。他们没有关门也没有招呼他们的堂哥。杨文瑾沾着满手的洗碗液，有些尴尬。堂哥过来帮杨文瑾，杨文瑾赶忙洗出手来，催促堂哥跟他们走，怕堂哥初到西安，找不到回家的路。

客人走了，杨文瑾慢慢收拾杯碟碗筷。

座机电话铃响。杨文瑾接电话。

史建群在电话那头问：他们走了没有？

杨文瑾说：刚走一会儿。

那我们回去了！

约二十分钟，史建群带儿子和父亲回来了。

妈！儿子抢先进的门。

杨文瑾一看儿子就是酒足饭饱的样子。爸爸带你吃的什么？

烤羊羔肉！炒虾尾、炒田螺！烤饼！儿子一边回答一边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

渴不渴？鑫鑫，你得写作业。杨文瑾关了电视。

鑫鑫离开沙发回自己屋：不渴！我喝了一筒雪碧，两盒妙士，我爸喝了两罐扎啤！

爸，你吃饱了没有？杨文瑾问公公。

公公回答：吃饱了！我吃饱了还在街上转了转。

杨文瑾问：烤肉和烤饼你吃得惯吗？

老爷子一肚子的牢骚可找到发泄的机会了：吃不惯又咋么着？我看你们是钱多的没处糟践了，花那么多钱，买了一肚子的麻，一肚子的辣，划不来！一盒牛奶都十几块！那碗黑稀饭倒是不难喝，就是太贵了。

杨文瑾说：爸，你在外面没吃好，我再给你搅碗拌汤，买几个豆沙包吃，好不好？

不吃了，洗洗！睡觉！老爷子换了拖鞋去了洗手间。

他们吃剩的菜怎么不倒了？！史建群在厨房大声喝道。

杨文瑾跑到厨房对着那盆辣椒、花椒干煸的鸡块说：这有啥关系？这些是煸熟了没装盘的，又不是人家剩的，扔了多可惜？

扔了！

史建群没给杨文瑾犹豫的余地。他没有用手，是用胳膊把杨文瑾刚刚洗干净、还没来得及收起的杯碟碗筷从碗池旁边的大理石台面上扫到了垃圾桶里，然后夺过杨文瑾手里的干煸鸡块盆子，哐的一下栽进垃圾桶里。

杨文瑾火冒三丈：史建群！你太过分了！你装啥高档次呢？你别忘了，二十年前

你也还是个农民！

史建群骂：那些他妈的都是些啥人？穷山恶水出刁民，整个一群刁民！盲流！

杨文瑾冲到餐厅，拖了一把餐椅就到了厨房：给你史建群！这把椅子和外面的三把椅子、餐桌、客厅的沙发、茶几，那些刁民都用过，你有本事就把这些都塞进垃圾桶里！”

他妈的你找事！是不是？！他一脚把餐椅踹到了厨房的门框上。

做啥呢？！深更半夜的？老爷子追到厨房门口问。

杨文瑾赶紧迎过去，说：没啥事，爸。您睡觉吧。

我听得咣咚一声，啥声音？

杨文瑾说：我刚才拿椅子没拿住，没事。您睡觉吧。

了凡说：世间万物，都有个定数，这个定数就是天命。凡是能被定数定住的就是凡人；反之，就是神，就是仙。因为神仙是不会受天命所约束的。倒霉蛋刘仁清就是凡人，而且是凡人中的凡人。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世纪的交替，把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初夏，午后的室内渐感闷热，杨文瑾拉开了大门，隔着防盗门纱网，看见刘仁清坐在门口。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

我想看二战电影碟。刘仁清拘束地从怀里掏出两盘 VCD 碟。

你咋不按门铃？

我以为你在睡午觉。

现在都下午三点多了，谁还会睡觉？外面那么热，快进屋吧。杨文瑾把他让进屋。

为使屋里的空气尽快凉下来，杨文瑾关好门窗，打开了空调，打开 VCD。她切了西瓜，正要端给刘仁清，电话铃响了。

杨文瑾拿起电话：喂？你好！

那头说：我是阿双，阿清在不在你那里？

在。

让他接电话。

好的。

刘仁清拿起听筒听了片刻，没说话，放下电话就冲出去。

杨文瑾不知道刘仁清咋了。她紧跟出去。

到菜市场。老乡说吴双双嫌刘仁清没打招呼就出去玩，刚才拍了他一秤盘，抽了他几个耳光，两口子把菜扔给老乡回家了。杨文瑾找到他们家。吴双双在屋里哭，不见刘仁清。

杨文瑾劝吴双双别哭了，半开玩笑说：以后不论什么事，千万不能再动手了。这么好的女婿，万一打跑了你不后悔？

吴双双说：放心吧，他不会跑的。

我是说：万一呢？

放心吧，不会有万一。吴双双胸有成竹。

吴双双从老一辈那里沿袭来一个道理：谁要是上人家的门，就说明谁家的家势很弱，无权无势，甚至家境败落不堪。像这样的上门女婿，莫说用巴掌打，就是用棍子赶也赶不走。所以，她认为杨文瑾为这事唠叨半天，挺烦人的。

杨文瑾感觉跟吴双双谈话很累，她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怎么跟她就说不通？又不好意思即刻回去。她耐着性子，半哄半劝地对吴双双说：好了，听我一句话，以后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了，啊！

吴双双也怕听她说多了腻味，敷衍着应允了她：行！

杨文瑾在房东的厦房找到刘仁清。

大凡劝架都有这样一个规律：见谁说谁的不是。只有双方都感觉自己错了，事情才好解决。

杨文瑾不顾刘仁清一脸的憔悴，说：怎么搞成这样子？一定是你让她太生气了。好了，你赶紧过去认个错，就没事了。

大姐。刘仁清抓住杨文瑾的胳膊说：你帮忙给她说一下，我只求她以后不要再到外面人跟前打我就行了，她有什么气，回来关起门来怎么打我都行。

杨文瑾看着刘仁清，怀疑自己听错了。

刘仁清又急切地重复了一遍。没听错！杨文瑾两眼直直地盯他。她被震撼了：她没有想到有人竟愚昧到连自怜都不会了！

她立时忘了自己是来劝架的，也忘了劝架的那个原则。她大声说：记住！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都不能打你！也就是说，关起门来也没有打的道理！有话完全可以好好说！你听懂了没有？

大姐。他又拉住她的袖子说：我以后把我的事给你说说行不行？

行！她有些心酸，掩饰着情绪说：好了，天黑了，让我看着你们和好，我也该回去了，她把影碟塞到他手里，扯着他的袖子说：走，回你家去！

刘仁清看着这个认认真真和她说话的女人，心里有些疑惑：不久前，自己只能偷偷地看她的背影，她现在正拉着他的袖口！而且袖口离自己的手只有一寸！他已经感觉到了她的手温，跟她在监护室里一样，手好轻！

杨文瑾站在门口跟吴双双打招呼说：你们赶紧吃了饭休息吧！明天还要出工。我回去了。

她立刻想逃走。她仿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深处的小国，这里林密不见日，这里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和压抑，让她想窒息。

刘仁清跟出来说：大姐，我送你到公路上。

离公路有200米远的土路，经雨水泡过、车轮扎过，坑坑洼洼，还有一汪很长时间没干过的水潭，没有路灯，生人摸不出去。

刘仁清走在前面，到水潭地段，他把一只手伸在身后，杨文瑾想也没想就把手搭了上去。她忽然觉得，那只修长的大手，是那样炙热。一股暖流莫名其妙地涌过全身。她抬头看看走在前面的刘仁清，步子依旧稳健，身板儿依旧挺拔，从侧脸观察他的表情，表情也是那么的从容。

刘仁清一直没有回头，他专心把杨文瑾带到公路上，道了别，回去了。

杨文瑾独独站在马路上，橘黄色灯光下的街景，使她有如梦如幻的感觉，仿佛这熟悉的街道已不再真实。

初春的连阴雨把天上的水都挤干了。之后的一百天，灿灿烂烂的太阳，从古城清晨一睁眼，就无休止地悬在人们头顶。

黄昏，热云悠闲地浮在苍蓝的天上，固执的风吹得人们的皮肤像烙熟了一般，鼻孔里呼出来的气也如同喷火似的发烫。

操，这天。刘仁清对天骂。子夜，他冲了凉水澡，夹着一片席子，到街心花园乘凉。天空没有月亮，星星开得到处都是。

他想对付出个好梦，却清醒得沮丧。靠在雕像上，幻想凉风从穿着拖鞋的脚趾缝里挤过时留下暧昧的湿度。

想得太多/梦的太多/我糊涂。

想得太少/梦的太少/我盲目。

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沉默/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倾诉……

张鹏略带伤感的歌声流入刘仁清的耳郭。他倚声寻去，见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子，铺着厚厚的垫子，靠在雕像的背面，闭着眼睛似睡非睡。MP3 的音量开到最大。我的天！她的耳膜也真能受得了？！

咋是杨文瑾？他推她的肩，大声喊：哎！——咳！她迷茫地睁眼，看见是刘仁清，一下冲动般地站了起来，顺手抽掉头上的发卡，一波长发齐在腰，在丰茂中即刻显出光与影。

她真好看！刘仁清的心打起了鼓。

他有些犹豫，有些迟疑。他疾速地向四周扫了一圈：没有熟人，也没有认识自己的人。否则，他早就逃了。他告诉自己：说几句话，马上就走，另找地方睡觉！但是，他却像一疙瘩生铁，被一块更大的磁石牢牢地吸住了。

眼前这个女人对他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刘仁清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照理说，这个女人不是那种很妍丽的少妇。但他不得不承认，她确实很美，美得让他无法释怀。

反正美的女人，总是招着人心痒痒得让人想看。

他太需要倾诉了！他的生活太单调、太辛苦、也太乏味！杨文瑾今晚的出现，正合他的意。所以，虽然他有一万个逃走的理由，但就这一个理由却把自己留了下来。

你怎么不睡觉？她问。

太热了，睡不着。他也问：你家不是有空调么？你怎么也出来乘凉？他紧挨着厚垫子坐下。

杨文瑾说：你不是说要给我说说你的事吗？讲讲吧！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想向陌生人倾诉的愿望，刘仁清更是急切难耐。

婚前，刘仁清有个相好的叫阿慧。他们家境相同，同病相怜，在一起同吃同住靠打工为生。阿慧有了身孕，他却拿不出阿慧家索要的彩礼。阿华娶走了阿慧，他悲痛欲绝。

这时他三哥已入赘到远离家乡五百里以外的吴双双所在的村子。母亲泪水涟涟

地把他送到了吴双双的家跟三哥做伴。他记住了母亲的话：先有一个家是根本。阿双也蛮漂亮。更重要的是去阿双家不用备那么多彩礼。

大年三十，刘仁清和吴双双办了婚事。热闹的婚礼喜筵上，谁也没有留意到阿浩，他喝得烂醉，他和着眼泪、鼻涕、口水流淌着，爬到刘仁清跟前哭：我儿给你了，我媳妇也给你了……你好……呵……，几个长辈把阿浩架了出去。

当晚，刘仁清问双双跟阿浩咋回事？双双说没事。

第二年农历七月初三，双双产下足月的儿子，取名叫浩新。这时的刘仁清已初懂了十月怀胎，他时常抱着浩新，看着说不清的儿子心像刀割一样。

刘仁清的手抖动得点不着烟。他眼眶有些湿，声音在喉咙里翻滚却发不出声来。

他眼神里掺和了一份忧郁。杨文瑾觉得这忧郁很悲情、很渴望怜爱。她打开折扇为他驱赶着蚊子说：过去的都过去了，孩子的事，只要你大度点，总会培养出感情的。有些家抱养的孩子还不是照样如同亲生？起码这孩子还是阿双亲生的。要紧的是你现在和阿双怎么样？

她不喜欢我动她。他失神地望着空地。

你说？……？

我就是说的那事儿！他低着头闷闷说。

杨文瑾气笑了：买本有关的书一起看，起码得说些煽情的话吧？她知自己话说唐突，顿觉耳红心跳，打住不说了。

她不懂！要不她就是还想着阿浩！

你看你，夫妻之间咋能乱猜？

大姐，你说爱情是什么？

杨文瑾极力搜罗着自己的情感点滴，归纳着说：咳，我也说不清楚，爱……应该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爱情……应该是两个感觉到爱的人在精神上受到相互吸引时的情感共鸣吧？

大姐，你讲得太深奥了。我咋听不懂？

其实爱情很简单，它应该是你的理解，你感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刘仁清似有所悟，说：大姐，爱情是不是咱们平时感觉不出来？是不是每个家庭都是一样的？怎么才能让人感觉出爱呢？如果总感觉不出来，是不是就算没有爱？

是啊，如果总感觉不出来，就应该算没有爱？杨文瑾空洞洞的眼神看着玉兰花型的空地。

刘仁清蹲着就地口了一百八十度，转到她的正面，这是他第一次在正面，这么近的距离端详她的长相：如月般白皙的脸上一脸的清润，配上极有神采的五官，再配上一身白色裙衫，宛若天使一般，他按捺不住地双手搬住她的两肩，欠起身，唇在她额上轻轻碰了一下。

刘仁清伸出修长的臂膀从正面拥住她。她有些发傻，只默记着他的年龄：二十七岁。而她已三十六岁，是不允许乱方寸的年龄！他看着她的头发，慢慢地用指头拨弄，默默地把她拥在胸前。他动情了，他愿地球就此停转，他愿这一刻成为永恒。

夜的温馨织成了一个柔软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笼罩在里面。眼睛所接触到的都